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五回 第三節

不言二老找尋惡道，單言古城村之人，第二撥已到杭州。都是何人呢？小弟兄六位：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賈明、銀龍。六位小英雄來到杭州府城裡，關廟鎮店、庵觀院寺、茶鋪酒館，尋找老道師徒，金頭虎見著老道就罵，口中罵道：「小子雜毛你哪裡走！」老道回頭說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三太說道：「道爺，我這個兄弟是半瘋。」找了三天不見惡道師徒的下落，金頭虎說道：「明天你們跟著我找，必能找著老道，我會問天卜卦。你們知道我的杵是誰留下的嗎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們不知道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這杵是韋馱爺留下的，上打三十三層天堂，下砸七十二層地獄。」第二日，六位小英雄出了杭州東門外，向東南去了二十多里地，眼前一片樹林，楊香五與金頭虎談話，遂說道：「賈爺你該問天卜卦啦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看著吧。」金頭虎打開小包裹，亮出一字杵，挖了一個坑，有一尺見方，將一字杵插在坑裡，三尖二刃朝上，用浮土一埋，金頭虎跪在就地，衝著杵磕頭，招惹的眾英雄笑破肚腸，黃三太最最愛笑的人，他都樂啦。金頭虎大聲叫道：「杵大爺！千求千靈，萬求萬靈。我將你老人家由坑裡請出來，向空中一拋，落下來的時候，三尖兩刃衝著哪方，惡道就在哪方。」賈明將杵取出來，晃悠著向空中一拋，落下來杵尖仍向東南，金頭虎說道：「咱們向東南去吧。」眾人也沒有法子，又向東南走了十里地，連老道的影兒都沒有。太陽都向西轉啦，金頭虎喊道：「黃三哥！我這杵大爺沒有靈應，肚子大爺可有靈應，餓啦。」三太叫道：「賈賢弟！你向正東看，黑壓壓的是一個村莊，咱們到那裡吃飯。」眾人由西向東走去，來到切近一看，果是一個大村落，黃三太在前帶路，剛一進村口，有一老者在村口閒眺，三太控背躬身問道：「老大爺，此村叫何名？」老者一看黃三太壯帽英雄鬚，天然的童子氣象，乃是武士打扮，老者說道：「壯士爺，敝村叫方家集，離杭州府三十里二十里的最大集場，那兒也比不了方家集。今天是閒日子，要趕上集的正日子，糧米堆積如山，車馬塞道。」黃三太又說道：「老大爺，村中可有飯鋪嗎？」老者說道：「飯鋪有一二十個呢，大家比著作買賣，炒菜喝酒隨便，非常的便宜，不信你們幾位去看看。」黃爺問畢老者，道了一聲謝，老者還了一禮，眾人這一進方家集喝酒，巧遇高人，方家集捉拿惡道。

黃三太在前頭引路，進西村口向東去，見路南有一家飯鋪刀勺亂響，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你聞聞，味兒多香啊！你們家的玉米麵餅子，要帶到這兒，站在門外，聞著香味吃，有多美呀。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！」金頭虎往飯館子裡就跑，說道：「跑堂的小子，你給我來二十壺茶，一百壺酒！」跑堂的一看賈明，雷公嘴狗蠅眼，大肚子，羅圈腿，一臉的黑麻子，紅眼圈，爛眼邊。跑堂的打量完了賈明，遂說道：「你進來照顧，你就是財神爺，我們不敢錯待。什麼叫小子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是姑娘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掌櫃的你看在我的面上，我這個兄弟是半瘋。你給我來一壺茶，壺要大，茶葉要好，我們喝著茶，你給配八個應時的菜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要炒蚊子心，餹蟲子膽。」堂倌瞪金頭虎兩眼，下去沏茶要菜，工夫不大，將茶沏上來。

兄弟六位喝茶，就聽外面有人說話，先哼了一聲，山西人的口音，說道：「山西人要喝酒，來到福興飯館子啦。」說著話，走到屋中。此山西人一進飯館子，八成滿的座，俱都站起來啦，連黃三太等也都站起身形。此人好不古怪，藍雲緞的壯帽，邊上都破啦，露著棉花，核桃大的紅疙疸，半尺多長的紅穗子，藍綢子棉袍，紫綢子棉坎肩，下邊藍緞子棉靴頭兒，雖然都破了，露著棉花，難得那麼清潔，連一個油點兒都沒有。

往臉上看，長眉朗目，一部墨鬚，半尺餘長，散滿胸前，根根透肉，漆黑錚亮，好似刀裁的一般。進了屋中，高聲喊道：「老子要喝酒！」跑堂一看，是一個漢奸，不到六十歲，進門就自稱老子，跑堂的心中暗道：「今天我是倒運，剛才那梳冲天杵的稱我是小子，這個一進門就自稱老子。」跑堂的不由的一怒，說道：「你是誰的老子？」山西人說道：「這是我們山西人口頭語，不論到在哪兒，都是老子。你還不服嗎？小子。」

跑堂的一看，老頭比他的氣還大，真是買賣人有三分納氣，跑堂的凸了凸腮幫子，說道：「你要什麼菜吧？」老西說道：「南甜北咸，東辣西酸。老西好吃酸，你給我來四個菜，一個炒肉片配杏乾，再來一個醋醃山楂片，愈酸愈好。」楊香五聽著嘴裡直流酸水。金著虎叫道：「黃三哥！這個老西真混帳，我抽他去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別不知自愛啦，不能正己，焉能正人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賢弟，你別惹禍，人家花錢吃飯，你管得著嗎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你這才要了兩個菜，那兩個菜呢？」山西人說道：「那兩個菜，一個醋醃山楂糕，一個烏梅炒酸棗。湯要燴三鮮，紅果、白梨、小棗。」跑堂的聽完啦，說道：「你要的這個菜，灶上都不會做，向來不預備。」老西聞聽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給我隨便配四個菜吧，先來四壺酒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我給你耍菜，你可多包涵。」山西人說道：「是吃的就行啊，不得味也給錢。」跑堂的心中說道：「先將他打發走了，就省煩心啦。」將別人的飯菜都壓在後邊啦，先給老西把菜要上來，叫他先吃，黃三太六位的菜，還沒上來呢，先給老西就要上來啦，四個菜一壺酒。老西拿起酒壺來，並不先吃，斟到杯內，拿起來一仰脖就是一壺，又一仰脖又是一壺，口中直說：「這酒不大很好，王八羔子對了水啦。」說著話一低頭，自己「啣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忘了吃菜啦，先喝了兩壺酒。」說著話端起菜盤子來，向嘴裡就扒拉，口中說道：

「叫他上肚子裡與酒攪合去。」兩盤子菜吃完啦，又拿起兩壺酒來，照樣的喝下去啦，照樣的吃菜，也沒吃飯，叫道：「跑堂的你給我算算帳，該著多少吧？」跑堂說道：「四壺酒半斤一壺，該著十六文；四個菜，六文錢一個，該著二十四文。共合四十四文錢你哪！」山西人說道：「不多，不多，很便宜的，我給五十文吧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我候了吧。」山西人說道：「你候呀？太好啦，就那麼辦吧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這是我們買賣人的和氣話，要是來了道們的就候帳，一天就得將我賣了，都不夠候帳的。」老西說道：「好好。」伸手就掏錢，掏了半天，說道：「出來的慌疏，忘了帶錢啦，你給我寫上帳吧。」

跑堂的一聽，這是誠心，遂說道：「我們沒有帳。」老西說道：「對過有雜貨鋪，你不會買一本嗎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沒有人跟你耍頑嘴。」老西說道：「把帽子給你吧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破帽子連五文錢都不值。」山西人說道：「把坎肩給你吧。」

跑堂擺手說道：「你莫裝傻，紅嘴白牙吃完了，說沒錢？那是不行的。」老西說道：「你要擠我，我就在你們這兒上吊。」

跑堂的說道：「可惜你們山西人，你真給山西人現世，山西人哪有你這樣的？」老西說道：「你翻翻我腰中，真沒有錢。」

跑堂的說道：「我沒有那個工夫。」山西人唉聲歎氣，口中說道：「真是好漢無錢到難處。」大伙紛紛議論，有的說：「颶風下雨不知道，腰裡沒錢還不知道？」三太將堂倌叫到桌前，堂倌道：「你還添什麼菜嗎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不添菜，那老者吃的飯錢，不用跟他要，我們吃完飯算帳的時候，多算上五十文，我候了那位老者的飯錢啦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你認識他嗎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並不認識他，你看那大年紀，捶胸頓足，實在可憐。」跑堂的轉身形來到山西人的桌子上，說道：「你不用候著啦，那邊的客人替你給飯錢啦。」山西人說道：「你還跟我要嗎？你還叫我走嗎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得啦，我不叫你走，回頭你再吃一頓？」山西人站起身形，連頭也沒回，並沒看候他錢的人一眼，口中說道：「山西人要走啦，山西人要走啦。」說著話，出了飯館子就走了。金頭虎叫道：「黃三哥，你看看這個老東西有多可惡？他連一句客氣話都沒說，這五十文錢花的多冤哪！我去追回他來，我先播他一頓再說。」

黃三太說道：「不必，他就是說一個謝字，咱們就好看了？」

黃三太將金頭虎攔住，也就算完啦。

跑堂的給六位小弟兄端上菜來，眾人喝酒，酒至半酣，那位吃飯不給錢的老西又回來啦，他不進屋，一手扶著門框，一手叉著腰，大聲說道：「山西人吃飯沒有錢給，幸虧遇見晚生下輩來；要不是遇見晚生下輩，真惹不了這不是東西的跑堂呢！這個飯館子真可惡，吃完了飯非要錢不可。」屋中的飯座方才吃飯還有沒走的，聞聽老西之言，俱都一怔，莫不以為新鮮，吃完了飯沒錢，人

家給他候帳，連一句承情的話都沒說，反回來轉罵街了，人家倒成了他的晚生下輩啦，世界之上焉有此理？

金頭虎賈明，沒有棗的樹，他還要打他三竿子，一聽老西口出此言，狗蠅眼一瞪，提小包裏站起來，就奔老西而來，口中說道：「窮老西你要跑，你不算好漢子，饒候了你的飯錢，我們倒成了你的晚生下輩啦？我是你爺爺！小子，追上你我要不播你個老王八羔子，我就不姓賈。」老西在前，並不還言，向東緊跑，金頭虎在後緊追。單說飯館子裡眾人，銀龍見金頭虎追下老西去了，叫道：「三哥！賈明不知輕重，倘若鬧出是非來，如何是好？我看這位老頭有點來歷，咱們趕緊跟下去看看。」

黃三太點頭稱善，各提起自己的小包裹，黃三太由腰中摸出來有二兩多銀子，放在桌子上，遂說道：「這是我們和那個老西的飯錢，剩下是酒錢。」跑堂的見錢有餘，非常歡喜，遂說道：「謝謝眾位。」黃三太等出了飯館，就見老西進了東西的一條衚衕，有個大門朝北，門樓向裡吞著，山西人用手指點，說道：「就在這個宅子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晚生下輩小孩哪裡去找？老將出馬，一個頂倆。」老頭說完了此話，遂向北走。此宅坐北向南，宅子左右東西各有一條衚衕，由東邊衚衕進去，到宅子後有一段大牆，順著大牆，可以由西邊衚衕出來。黃三太此時也進了衚衕啦，老西說的話也聽見了，大伙趕奔近前，一看大門外邊有一個字柬，大紅紙寫的黑字，上書告白：「四方親友得知，本宅發賣二刀雙鋒寶劍，龍頭桿棒。」

賈明聽蕭銀龍一念字柬，說道：「咱們砸開大門，見一個宰一個！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你別唐突，也得打聽打聽是怎麼回事。咱們先找著老頭，問其究竟，咱們打聽明白了，這個老頭話裡有話。」方才老頭進的是東邊衚衕，眾人由宅子右邊的衚衕追進去的，繞了一個大彎兒，由左邊衚衕出來，老頭蹤影皆無。蕭銀龍說道：「賈爺別著急，咱先到衚衕外找一個清靜地方，咱們也商議商議再說。」五個人推著賈爺出了衚衕，夠奔東村口，六位小弟兄出衚衕的時候，由大門裡出來一人，探頭探腦的觀看，只見五個人，可沒看見賈明，皆因為眾人推著賈明，故此未及看見賈明。

眾人出了衚衕，奔村口而來，出了方家集東村口，東北有一片大樹林，六位英雄進樹林一看，蒿草蓬鬆，有些石人石馬，不少的大塚，此乃是宦家的墳地，年久失修。列位，大明朝亡國的時候，殉難的忠臣死了不少，皆因為闖王造反，殺進北京。崇禎並非無道之君，崇禎見大勢已去，殺了太子與皇姑，逼國母跳了御花園之井，崇禎爺哭得兩目流血，逃到煤山上，自縊殉了國難。彼時一般文武大臣，多有殉難者，總鎮局為國殉難，老太夫人跳入火中焚死，一家老少無一獨生者，此墳塚乃是為國殉難之臣。這大的一座墳塋，蒿草蓬鬆，現出一種荒涼景況。

弟兄六位進了墳地，席地而坐，蕭銀龍說道：「賈五哥要打進宅院，不問青紅皂白，豈有此理？這位山西人必有來歷，咱們不知其所以。賈五哥在一路之上，住店吃飯，大叫小怪，拿老頭，找桿棒，難免被人聽去。比如說此山西人，與咱們鏢行之人若是有仇恨者，他用一文錢買一紅紙帖，寫了一張告白，暗中貼在那家大門旁邊，然後他見咱們在飯館吃飯，用智將咱們引到那家，你就亂殺亂砸？斷無此理。那麼一來，豈不上了當嗎？做官的拿賊，還得有真憑實據呢。咱們這麼辦，我先到莊內打探打探，撒謊瞞不了當鄉人，打探打探他這家是幹什麼的，等至夜晚咱們哥六個暗探他的宅院。」蕭銀龍語畢，遂將小包裏遞給楊香五，再進方家集東村口。此時已經太陽平西啦，蕭銀龍來到這條衚衕，邁步量衚衕的尺寸，一丈二尺寬的大衚衕，新蓋的磚瓦房，坐南斜對過有一個清水脊的門樓，門前站著一位白鬍子老者。銀龍走到老者近前，控背躬身，說道：「這位老大爺，借問你那，對過這廠家宅院是哪一家的？」老者說道：「少壯士爺問他作甚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我方才進了東邊那個衚衕，繞了一個圈又出來啦，我看著這家的房子，有點蓋的新鮮，故此打探。」老者上下一打量銀龍，說道：「此家與我是本族，人稱鐵戟將方成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為何稱鐵戟將呢？莫非說是惡霸嗎？」老者說道：「非也。在他先君在世之時，家道殷實，可稱本村的首戶。他先君又是一位武舉，教他習學武術，他下了幾次場，功名未就，然後回家練習武工，專使一條畫桿鑲鐵戟。雖然功名未就，這條戟他真學成啦，有千人之敵，人送他一個外號，叫鐵戟將方成。」銀龍笑嘻嘻的問道：「老大爺，他家裡指何為生呢？」老者說道：「開鏢局子為業。」銀龍聞聽此言，杏子眼一轉，心中暗道：「我勝三大爺這三年未回鏢局，我們小弟兄山南海北作買賣，大凡開鏢局的，沒有我們不知道的，怎麼沒聽有這麼一位鐵戟將方成呢？」蕭銀龍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老大爺，他家出入俱都是何如人呢？」老頭一笑，說道：「你是訪事員吧，為什麼問的這樣詳細呢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老人家，我跟你閒談，我看老大爺你很愛談的。」

蕭銀龍又和氣，又笑嘻嘻的，老大爺長，老大爺短，老頭也非常的愛惜於他，遂說道：「他家出入之人，似你這宗打扮的甚多，六楞四楞的帽子，都是短衣襟，小打扮，外罩大氅。」銀龍說道：「老大爺，我是愛說閒話，他家裡都有什麼舉動，你是本族，必然知道。」老頭說道：「你還是訪事員哪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不是，老大爺。我是最好閒談。」老頭說道：「他家裡每逢三更半夜，常有趕集的大車來，車上包裹箱子，鋪蓋行李，住宅裡卸。誰要打探他是哪兒來的，便說是由鏢局子拉來的。」

蕭銀龍一聽，心中早已明白，暗中說道：「我們家三輩子保鏢，我先祖及我父親，到我這兒又是保鏢，整三輩，向來沒有用大車往家裡拉過東西，這明明是坐地分贓了。」蕭銀龍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老大爺，多打攪啦。」老頭說道：「你也好問，我也好說。」蕭銀龍一樂，又向老頭鞠了一躬，遂說道：「改日再見。」

遂出了衚衕，仍然夠奔樹林而來，見了五位兄長，將適才所遇之事談了一遍。黃三太說道：「這位山西人實有來歷，明明此家是坐地分贓的巨寇了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亮傢伙拿賊吧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五哥，你又來了瘋勁啦，咱們管不著人家坐地分贓。咱們先在此處休息休息，候到二更來天，咱們暗探方成的宅院，若有老道師徒，必有桿棒、寶刀，那時節咱們再伸手拿賊。」三太道：「六弟說的有理，咱們先散開了，三位兩位的休息，別叫外人看見樹林子裡有人。」於是六位遂分散開了，將小包裏放在就地，靠著大樹休息。此時天光不過掌燈之時，眾人各自坐在小包裏上休息，閉目合睛養神，單等二更多天，夜探鐵戟將方成宅院。二更已過，銀龍將楊香五叫起，六位聚在一處，將大衣服俱都脫去，包了兩個包袱，蕭銀龍找了一棵枝葉茂盛的樹，掛在樹上，然後畫好暗跡。蕭銀龍叫道：「賈五哥！坐地分贓的賊，可都有幾年的苦工夫，咱們不知他手下窩藏多少大案賊，到方家集鐵戟方成的宅院，你可別大呼小叫。」

賈明說道：「你們五個人保著我的駕，前頭三位，後頭兩位，我在當中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五哥別玩笑，最好到了方成的宅院，你要多加謹慎。」語畢，六位站起身形，夠奔方家集而來。

到了方成的住所，六位先進大衚衕，然後再進東邊小衚衕，繞到宅後上了房，躡房越脊，夠奔三道院，北房五間大廳，蓋的形式特別，大廳前六棵明柱，前出廊簷，後出廈子，當院一座天棚，天棚下一對大紗燈，昏暗不明，地下是三合土砸的，大廳裡面燈燭輝煌，點著五七盞蠟燈。六位在南配房瓦壘蔽住身軀，六位英雄仔細一看，大廳裡面擺著一桌酒席，北面坐著兩人，正北東邊上垂手，坐著的賊首老道七星真人，道冠向右邊挽著，身形歪坐著，可是偏右，腮幫子上貼著小膏藥。老道說道：「方寨主，貧道來到杭州，無有立足落腳之地，多蒙方寨主念綠林道的義氣，收留我師徒。貧道與你大師兄林士佩寨主，我們乃是至交，肩不離背，背不離肩，這幾年無一刻之離。

像你大師兄，是南七省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英雄，由打天下群英會，被勝英師弟蔣伯芳打了一棍，立刻起一道紫嶺，貧道用碗接的血，蓮花湖總轄寨主給用匕首刀開的，當時你未在此，真叫人不忍卒視。群英會散後，令師兄投奔杭州碧霞山，勝英的羽黨又追到碧霞山，林寨主棍傷未愈，又被姓蔣的重棍打了一下，林寨主一怒，氣走了，如今三載之久，未與貧道晤面。

我師徒逃在杭州府，上無片瓦遮身，下無立錫之地，窮途暮景，蒙寨主不棄，收留我師徒。貧道所用的藥不多了；昨天擬尋找材料配一付藥，勝英又和他黨羽趕到杭州，昨天我正在辦事的時候，老勝英在院中喊叫，我與老勝英動手，被他將貧道的道冠削落，削傷頭上肉皮，又一鏢打在臀部，又一鏢將我右腿打傷。勝英的黨羽老的少的，我都認識，惟獨又添了一個姪子，我不認得，他一弩打了我的腮際。貧道帶傷逃走，姪子在後面緊緊跟隨，幸天不絕人，面前遇一道江漢子，貧道下水逃跑，才得脫險。勝英的餘黨甚眾，尋拿貧道，猶如壓沙求油，鑽木取火。我由勝英家中得了一口寶刀，我無以為報寨主天高地厚之恩，我將寶刀奉送於寨主，請寨主觀看。」寶劍在酒席筵前大眾觀看，惡道站起身形，去到大廳東暗間，三太等注目一看，正是聾啞仙師諸葛道爺的寶

刀。老道由東暗間將寶劍取來，在大廳之內酒席簷前，一按繡簧，嘎叭一響，大廳之內，霞光萬道。此時老道是站立在東面，將寶劍遞與坐地分贓的鐵戟將方成道：「方施主，劍並不是勝英別，大廳前六棵明柱，前出廊簷，後出廈子，當院一座天棚，天棚下一對大紗燈，昏暗不明，地下是三合土砸的，大廳裡面燈燭輝煌，點著五七盞蠟燈。六位在南配房瓦壘蔽住身軀，六位英雄仔細一看，大廳裡面擺著一桌酒席，北面坐著兩人，正北東邊上垂手，坐著的賊首老道七星真人，道冠向右邊挽著，身形歪坐著，可是偏右，腮幫子上貼著小膏藥。老道說道：「方寨主，貧道來到杭州，無有立足落腳之地，多蒙方寨主念綠林道的義氣，收留我師徒。貧道與你大師兄林士佩寨主，我們乃是至交，肩不離背，背不離肩，這幾年無一刻之離。像你大師兄，是南七省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英雄，由打天下群英會，被勝英師弟蔣伯芳打了一棍，立刻起一道紫嶺，貧道用碗接的血，蓮花湖總轄寨主給用匕首刀開的，當時你未到場，真叫人不可卒視。群英會散後，令師兄投奔杭州碧霞山，勝英的羽黨又追到碧霞山，林寨主棍傷未愈，又被姓蔣的重棍打了一下，林寨主一怒，氣走了，如今三載之久，未與貧道晤面。我師徒逃在杭州府，上無片瓦遮身，下無立錐之地，窮途暮景，蒙寨主不棄，收留我師徒。貧道所用的藥不多了；昨天擬尋找材料配一付藥，勝英又和他黨羽趕到杭州，昨天我正在辦事的時候，老勝英在院中喊叫，我與老勝英動手，被他將貧道的道冠削落，削傷頭上肉皮，又一鏢打在臀部，又一鏢將我右腿打傷。勝英的黨羽老的少的，我都認識，惟獨又添了一個姪子，我不認得，他一弩打了我的腮際。貧道帶傷逃走，姪子在後面緊緊跟隨，幸天不絕人，面前遇一道江汉子，貧道下水逃跑，才得脫險。勝英的餘黨甚眾，尋拿貧道，猶如壓沙求油，鑽木取火。我由勝英家中得了一口寶刀，我無以為報寨主天高地厚之恩，我將寶刀奉送於寨主，請寨主觀看。」寶劍在酒席筵前大眾觀看，惡道站起身形，去到大廳東暗間，三太等注目一看，正是響咿仙師諸葛道爺的寶刀。老道由東暗間將寶劍取來，在大廳之內酒席簷前，一按繡簧，嘎叭一響，大廳之內，霞光萬道。此時老道是站立在東面，將寶劍遞與坐地分贓的鐵戟將方成道：「方施主，劍並不是勝英之物，乃是他的師兄諸葛山真之物，此劍諸葛山真佩帶多年。」方成接過寶刀，用手指一敲，嗆啾啾帶出一種鋼音來。六位英雄注視方成，此人頭戴青緞色隨風倒掛帽，青綢網大氅，青綢子短靠，紮綢英雄帶，背後十字絆，年在二十三、四，身材五尺有餘，黑臉面，五官端正，黑中透亮。列位，人的俊美不一，並非白臉人就好看，有黑中透俊的。在他背後有一個兵刃架子，兵刃架子上插著一桿鑲鐵方天畫戟。蕭銀龍叫道：「黃三哥，這就是鐵戟將方成。」又看八仙桌西面坐著兩家賊寇，方成先遞與西面頭一位，說道：「呂賢弟，你先看看削金斷玉寶劍。」

此人伸手接劍，六位小英雄在南房上觀看，此人身高七尺，面似紫羊肝，一臉疙疸，背後背著一對竹節鋼鞭，茶碗口粗細，將寶劍觀看一遍，說道：「無怪乎諸葛山真成名。」語畢，遂將寶刀遞與下首之人，叫道：「汪賢弟你看看。」此人面似熟蟹蓋，像貌兇惡非常，在背後插著一條渾鐵大棍，有小茶碗口粗細，黃三太等一看，這條棍比蔣五爺那條棍粗一半還多。此人又遞與那下首之賊，並不是別人，正是非處女即婦人，採花殺命萬惡滔天的惡賊張德壽。方成問道：「道友，老勝英的黨羽，本領高的都是什麼人？」老道說道：「無量佛！勝英的左膀右臂，就是響咿仙師鐵牌道人諸葛山真，紅蓮羅漢弼昆長老。

這一僧一道，無所不為，無惡不作。好花綠葉扶著，還有鎮三江蕭杰蕭三俠，九頭獅子孟鏗孟二俠。有兩棵台柱子，一條鐵棍打遍天下，姓蔣名伯芳；又有一個大腦袋是劍客，現在八十多歲啦，人稱鎮三山夏侯商元。還有兩個與綠林道為仇作對的弟兄二人，一個是歐陽天佐，一個歐陽天佑。前三年蕭金台盜萬壽燈，就是大蠻子所為，他弟兄慣講偷竊取有名的人物。前三年群英會他盜萬壽燈，那萬壽燈在鐵箱子之內，封皮封著，鎖頭鎖著，閔老寨主的徒弟在箱子蓋上坐著，不准用熏香蒙汗藥，這三間放萬壽燈的屋子，外邊鋼鐵網罩著，屋中牆上有護牆板，窗戶有護窗青石板，青石板方磚鋪地，房頂上網下有金皮子鋼鑄的鈴鐺，網下金鈴鐺來響，屋中一切未動，窗戶未開，蠻子將燈盜出，鎮住天下的群雄。再說還有神刀將李剛、賈斌久、屠老大屠黎。跟勝英換命的人不可勝數，這些人都有驚人的本領。惟有幾個小孩子仗勢欺人，頭一個就是浙江紹興府的黃三太，並沒有多大本領，專仗勝英的名譽，欺壓綠林；還有一個瘦小枯乾損的不長肉啦，名叫小毛遂楊香五；有一個品貌俊美的小孩子，大概不是好人，名叫鳳凰張七張茂龍；又有一個紅旗李煜。最萬惡的短命鬼叫塞北觀音蕭銀龍，小冤家慣用短刀藥酒、蜜餞砒霜，他要向我們綠林道若是一笑，我們綠林道倒霉三年。前三年赴蕭金台之會，閔老寨主的徒弟趙仁、趙義都死在小冤家之手。太倉州的老朋友秦義龍，你沒見過面，你也有一個耳聞，這位老朋友也死在短命鬼的手裡啦。」金頭虎低聲叫道：「黃三哥，你們五個都被他罵了，就是不罵我。」

此時就聽老道說道：「方爺，還有一個沒羞的孩子，家門無德，裝瘋賣傻，他要打仗，茶壺夜壺當兵刃。要在廟裡打仗，香爐簡直亂飛。」金頭虎一聽，低聲罵道：「好一個雜毛老道，你是我的孫子！你大罵，我小罵。」方成叫道：「道友，你不要客氣，你坦然在我這裡住著，勝英之黨羽別位我不認識，黃三太是浙江紹興府結義村的人，他的天倫，是大明家的守備，我先君是武學，他父與我父是同科，我小的時候，我們兩下裡還有來往。小兒黃三太家中就是有倆錢，仗賴老勝英欺，壓綠林道，小兒不來還算罷了，他要來到了，一打聽有鐵戟將方成，小兒就得魂飛魄散，小兒就得聞名喪膽！我叫小兒三太站著死，他不能坐著亡。方某也不是說句大話，這柄畫桿戟莫遇上敵手，三太小兒要來了，別說本寨主罵他掩耳盜鈴。」

黃三太性情暴烈，同著五位拜兄弟，聽方成口口聲聲直罵黃三太，當著朋友，實在有一點吃不下去，三太不由的兩太陽冒火，七竅生煙！英雄忍耐不住，左手一扶陰陽瓦，站起身形，抖丹田一聲吶喊：「好一個坐地分贓小毛賊！不要暗地罵人，三太黃爺在此！」一縱身軀縱下南房，蕭銀龍伸手一把未曾揪住，黃三太已縱上南房，只見大廳裡面當時燈燭熄滅，就剩了外邊天棚下一桿大紗燈了。大廳的燈光一滅，顯著外面天棚下的紗燈就亮了，方成忙將大氅脫去，一提畫桿戟縱出大廳，眾群賊明晃晃的兵刃，隨後俱都縱出。方成叫道：「眾位朋友！誰可也不許動手，來個三十二十保鏢的，我自己捉。」工夫不見甚大，老道背定七口寶劍，懷抱寶刀；使鞭的賊人背定竹節鋼鞭，有茶碗口粗細；使混鐵棍之賊，手提混鐵大棍，茶碗口粗細；惡賊張德壽懷抱戟叉皮；伺候酒飯的，俱都是小賊，也各執七節鞭、手叉子、齊眉棍、單殼等，在廊簷下一站。方成一抖畫桿戟，叫道：「小兒黃三太！吃了熊心豹膽，你還要在聖人門前賣百家姓嗎？不如趁早來束手被擒！」借紗燈觀看黃三太，黃白臉面，古銅色壯帽，古銅色短靠，細腰窄背，雙肩抱攏，五官端正，明晃晃掌中一口樸刀，尖長背厚刃飛薄，夾鋼打造。方成的戟，一寸長，一寸強，顛戟奔三太咽喉便刺，黃三太見戟來的勢猛，三太向旁一閃，刀橫著由戟底下攔腰一刀，賊人的戟向下一砸黃三太的刀，黃三太閃身形抽刀，二人刀戟並舉，就見畫桿戟亞賽蛟龍出水，烏蟒翻身，三太的樸刀閃砍劈剝，纏頭裹腦。黃三太在鏢局子當了三年多掌櫃的，竭力研究武學，學的刀法精奇。南房上塞北觀音一看，方成的戟太重，恐怕黃三太有失，遂叫道：「楊香五！他既口出大言，咱們再下去一位。」楊香五道說：「我下去。」楊香五一飄身縱下南房，一聲吶喊：「小毛賊休要逞能，小毛遂楊香五來了！」

楊香五身量矮小，跳起來就給方成一匕首刀，方成的戟向外一裹，此時黃三太的刀照方成肩頭便砍，方成是單戟向外鏘雙刀，一條戟吞吐撒放，二位英雄不能取勝。張茂龍一抖亮銀錘，口中叫道：「毛賊方成休要逞能，鳳凰張七張茂龍在此！」方成獨戰三位，李煜又飄身下來，叫道：「賊人你是賢愚不分，李二爺來啦！」四位戰方成，方成並無懼色。金頭虎叫道：「蕭銀龍，你也該下去啦！」蕭銀龍說：「你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不算數，群賊這時他們眼不能動手，一會兒可就都動手啦。那個使鐵棍的，我看見他，我就害怕，我是不敢上。」蕭銀龍一飄身也縱下南房，口中叫道：「方成毛賊！你是賢愚不分，助紂為虐。少爺蕭銀龍在此！」亮雙筆撲奔近前。方成雖然梟勇，五位英雄的武學也不弱，一條戟左右盤旋，獨戰弟兄五位。戟乃百兵之祖，方成這條戟蛟龍出水、烏蟒翻身，雖然五位拿不住他，他也贏不了這五位。單戟橫欄豎架，工夫不大，黑臉面熱汗直流。正在激戰之間，惡道抱著寶刀，念無量佛：「黃三太是勝英的眼，勝英在杭州呢。蓮花峪、蕭金台、蕭玉台、杭州的碧霞山，全都被勝英打破，方施主你我走吧。」方成聞聽惡道之言，畫桿戟一晃，眾英雄向兩旁一閃，方成縱出圈子向東北一拐，出月亮門，前頭惡道，後頭方成。三太叫道：「眾弟兄，追！」蕭銀龍叫道：「黃三哥！他這一走，未必非計。廊簷下二十多位賊人，俱都沒動手呢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賊人抱著寶刀逃走，分明是龍潭虎穴，也得追下去。」銀龍說：「要追賊人，咱倆在前，香五、茂龍、李煜在後，可要跟緊了。」

五位英雄這才向下追趕，方追出月亮門，賊人向北去，六尺寬闊石鋪地的甬路，用腳一踩，紋絲不動，由南向北追去，就見惡道與方成俱都轉入綠陰翠竹林內。五位追到離翠竹林切近，就聽翠竹林內梆梆一陣梆子響，那翠竹林裡面有條小道，由翠竹林闖出來十二位人來，東邊一排六位，西邊一排六位，前邊三個人抱著弩匣，後邊三個人掌中搭箭，六尺寬的江石子甬路，東西兩旁俱都是三合土砸的板平的便道，梆子一響，亂弩亂箭齊發。由正北向南的時候，淨走的是六尺寬的江石子甬路，六位英雄探方成的宅院，就是金頭虎有金鍾罩，他並沒下來追。銀龍叫道：「黃三哥！咱們倆向西縱，後邊的向東縱。」蕭銀龍頭一位縱上便道，向下一沉，腳尖一較勁更向下沉，黃三太再縱上便道，兩個人分量重，向下沉得更快。蕭銀龍叫道：「黃三哥，扔傢伙！二人各把傢伙一拋，一攏自己腿腕子，元寶墜落陷坑。坑有一丈三四尺深，坑底下鋪的石灰，二人下去一砸石灰，俱各迷了眼睛。東邊的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，也落於坑中。陷坑做得精巧，別說是黑夜，就是白天也看不出來。老道叫道：「方爺你看看，這夠多省事！快叫弓箭手用大桿子向上搭。」弓箭手取過了鉤桿子搭上來。老道說道：「眾位辛苦點，不用找扛子啦，每位扛一個就行啦。」弓箭手將五位扛起來，一個人拿著五位的傢伙，夠奔大廳。來到天棚下，將五位橫躺豎臥，向地下一拋，老道與弓箭手將五個人身上俱都搜了，了，又將五位頭巾絹帕撤去，火折、火扇子、飛抓暗器俱都取下來。白天金頭虎要打進宅院之時，有人出來看見五個人了，遂回奔本院告訴了老道七星真人與鐵戟將方成，老道聞聽說道：「這五個我都認得，乃是無能之輩，他們今夜必來，貧道略施小計，叫他們這五個小冤家，一個也走不了。」賈明在前，五個人在後頭擁著，出來的那個賊人，未曾看見金頭虎，故此報告的是五位。老道與方成計議妥善，夜晚擺酒取出寶刀，叫大伙觀看，方成口口聲聲罵黃三太，為的是將三太等激下來，好擒他們。老道抱著寶劍一跑，蕭銀龍知道是計，黃三太也明明知道是計，無奈千山萬水來到杭州，尋找的是惡道與寶劍，今見了寶刀，眼看著惡道欲走，豈能捨得了呢？

這五位中了計，搭到前院天棚下，將身上東西俱都搜清，惡道向方成說道：「方寨主，這五個人你打算怎麼處置？」方成說道：「我這個宅院子向來沒傷過人命，弟兄們做買賣俱都是出去五十里之外，咱們將這五個抬到遠處，一刀一個。」老道說道：「勝英現在杭州，這五個人倘若走一個，被勝英知曉，你想想你這座宅院，比碧霞山、蓮花峪、蕭金台如何？倘若往外面抬這幾個，再被勝英餘黨瞥見，你這座宅院，是片瓦不能留。」方成聞聽，說道：「依道爺之見，打算如何？」老道說道：「我意欲將這五個人，在大廳前明柱上一綁，俱都開膛摘心，我們重整杯盤。我現在帶傷幾處，流了不少的血液，中氣大虧，那有錢之家服補益之藥，多用參茸，殊不知人心這種東西，比什麼補劑都力大，人參鹿茸的火最大不過。方成一聽惡道之言，有點耳軟心活，遂說道：「全憑道爺辦理。」惡道說道：「這是勝英得意門生，先將三太捆在明柱之上。」毛賊將三太捆好，大廳前六棵明柱，將三太捆在東邊第一棵明柱之上，第二棵明柱是楊香五，第三棵明柱蕭銀龍，第四棵明柱張茂龍，第五棵明柱李煜，惡道俱都將眾人發誓分開，拴在上邊，兩條腿用繩捆在下邊，旁邊是眾人的衣帽拋了一地。惡道將眾人捆在明柱之上，口念無量佛：「你們來了五個，這是六棵明柱。」

賈明在房上，伸出大拇指來放在嘴裡含著，心中暗道：「小子，這還有一位呢。」不表金頭虎未敢下來，倖免於難；單說惡道派人預備淨水盆一個，大水桶兩個，一把牛耳尖刀，惡道手執牛耳尖刀，來到三太近前，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三太小兒，你也有今日嗎？」正在此時，過來一個賊人，名叫李二橫子，說道：「道爺，這點小事，還用你老人家動手？交給我吧？」惡道聞聽，說道：「貧道這兩日精神不足，力氣虧損，貧道這是嚇唬嚇唬小兒三太。」黃三太厲聲說道：「古城村沒將你活埋了，叫你多活幾日。黃三爺豈俱死哉，你是報應還沒來到呢，你還不定怎死呢。摘心開膛，任爾所為，何必嚇唬？」李二橫子接過刀來，王老二在旁邊提著油布給李二橫子擋著前身，為的是血跡不濺在身上。惡道在旁，告訴李二橫子開膛摘心之法：「將心摘下之時，將心放在涼水盆中，將心浸白了，切成薄片，預備蔥薑蒜花椒大料，蔥要切的一寸來長，多加香油煎炒，再防備人心向外跳，活人心切成片也向鍋外跳。」惡道在一旁滔滔不斷，指示做人心湯之法。李二橫子、王老二二人，將一切東西預備齊整，涼水盆端到黃三太跟前，李二橫子手執鋼刀，王老二手拿小鉤子、小剪子，李二橫子左手點著三太的胸口窩，右手的刀照定三太肚臍下，就聽撲的一聲，死屍翻身栽倒，不知黃三太性命如何，群賊一陣大嘩。列位，黃三太在明柱上捆著，何以翻身栽倒呢？原來李二橫正要下手的時候，沒防備東房上還有一個討厭鬼金頭虎賈明呢，賈明在東房上揭下兩塊磚來，取出腰間的飛抓，將絨繩割一二尺長一塊，十字花兒將磚捆在一處，李二橫子方要向三太肚臍上紮的時候，金頭虎掄起磚來，照定李二橫子太陽穴砸去，這一磚不偏不倚，正打在李二橫子太陽穴之上，只見萬朵桃花開，腦髓皆崩，死屍翻身栽倒塵埃。拋磚這宗工夫，乃是傻小子慣技，自幼兒專學拋磚扔瓦，真比打鏢都准。這一磚救了黃三太一條性命。群賊一陣大嘩。方成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金頭虎在房上答道：「我！小子。」

趙老道叫道：「方寨主！我沒說在後頭，你看怎樣？」方成說道：「拋磚砍瓦之輩，還有什麼本領？待我拿他了。」說著將大衣脫下，手提鐵戟，來到天棚下。金頭虎方才看見方成戰三太等，金頭虎知道方成的武學高強，金頭虎比猴還靈，心中暗道：「我一跑，他們不能殺我這五位弟兄，這是他們作賊的規矩。」方成奔東廳房而來，金頭虎躡房越脊向北而逃，逃在方成院後，有一道橫牆，一丈來高，金頭虎縱身子上了大牆，向牆外一看，是一片青草蘆葦，深可沒人，一望無際，金頭虎跳下大牆，進了葦塘，臥在裡面，連大氣都不出。方成跟蹤縱在大牆上，舉目眺望，傻英雄蹤影皆無，方成明知是進了葦塘啦，方成心中憤恨，知道是葦塘裡面磚頭瓦塊很多。這是一片旱葦塘，這塊葦塘二里來的地，是方家公眾的，這家三分，那家五分，共合是二里來地長，有江洋大盜給方成出主意，由大廳挖下地道，通連旱葦塘於內，放了些茶碗大的磚頭石塊，這本是有作用的，方成是江洋大盜，防患未然起見，倘若破了案，不是官人的敵手，由地道跑入葦塘，裡面磚石瓦塊，為的是打敵人的，這一來不要緊，給賈明預備啦。賈明跑到葦塘裡面，塘下一摸，完全是飯碗大的石塊兒，大聲都不敢出，拿起兩塊石頭來，在裡面淨等賊人追進來，他好拋石頭。方成兩條腿騎在大牆上向葦塘中觀看，明知道金頭虎進了葦塘子啦，他不敢進去，方才賈明砸李二橫子，方成看得明白，磚拋得太准啦，倘若進去，必被人家暗算。方成騎在牆上喊道：「拋磚砍瓦，鑽葦塘子，不算英雄好漢；是好漢你出來，與方某戰上幾百合！」賈明在葦塘之中，心中暗道：「我不是你的敵手。」方成見敵人不出來，遂又說道：「方某饒爾不死，我去也。」金頭虎在葦塘之中看得真切，方成下了大牆，金頭虎自說道：「我是屈死鬼，我跟你上你啦。」金頭虎由葦塘裡面出來，又來到三道大院，蔽在東廂房後坡。惡道問方寨主道：「可曾將敵人拿住？」方成說道：「此人沒有品格，進入葦塘啦。」老道說道：「此人沒品行，先將這五位開完膛，然後拿他。大肚子，羅圈腿，跑不了他。」方成說：「全憑道爺處治。」

老道問道：「哪位動手？」別人都不敢言語，王老二自告奮勇，叫道：「道爺，我辦此事！」拿起刀來，將油布圍在下身，方要下手，就聽東廂房上有人說話：「小子，磚又下去啦！」王老二拋刀喊道：「我不開膛啦！」方成聞聽，不由得大怒，說道：「本寨主饒爾不死，你三番五次攪鬧。」說著話又將大衣脫下，一抖畫桿戟，縱上東廂房，金頭虎是輕車熟路，躡房越脊，仍然夠奔那片旱葦塘而去。方成騎著大牆，說道：「你無品格，方某去也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還跟著你。」方成來到大廳，叫道：「道友！我雖然在綠林道年淺，常聽有人講究，若是三個拿著兩個，無論如何，不能殺害，必須全拿著一塊殺。這五個不能殺啦，必須將那人捉住，一同殺害，那才算不違綠林道的親友呢。」老道說道：「方爺言之有理。捉拿此人不難，此人羅圈腿，大肚子，跑得不快，四面將他圍住，方爺你本領高強，你在東面，貧道把住北面，雙鞭將呂爺把住南面，鐵棍將汪爺把住西面。拿住他不能開膛，先破了他的金鍾罩，挖他的眼睛，斷去他的十指，一片一片刺他的肉。這東西最可恨不過，綠林道的朋友，不知道他害了多少。」

金頭虎在東廂房上聽得真切，心中暗道：「四面圍住我，我受不了，我先跑吧。」躡房越脊，原路夠奔葦塘。背後並沒有人追他，順著大牆有一條小道，向東跑去，前面有一片樹林子，賈明進了樹林子，坐在就地，喘息了半天，定了定神一看，原來是宦家墳地，站起身子，來回地踱來踱去，自己心中思索：「黃三太等俱都被賊人拿住，我們是磕頭弟兄，又是老交情，若是我獨自逃走回到家中，我父親要問我外面的事情，我若說了實話，我們六個人乃是一同出來的，他們五個人被人家拿住，俱都殺啦，單獨我一

人回家去，我的天倫焉能饒我？要是不家去，見了我和尚師傅與勝三大爺，這件事完全說不出去。」金頭虎思索至此，自己一晃冲天杵，自說道：「此事總得報仇。」

又一想：「打不過人家，若要將我捉住，也是一塊兒開膛挨刀。」金頭虎在墳地內自己來回尋思，萬緒縈懷，忽然想起家來，不由的一陣酸心，不覺潸然淚下。倘若真回方家集與賊人動手，必然被人家拿住，絕無生理。賈明將牙一咬，自言自語道：「父母的遺體，豈容賊人碎屍萬段？倒不若自己行了拙志，落一個屍體完全。」抬頭向東北一看，一道大河，離墳地不遠，賈明說道：「倒不如跳河，落一個整屍吧。」方要去投河，自己一想：我會水，跳下去我要是不喝水，還不能就死；要不然撞死在樹上吧，我有油錘冠頂的工夫，刀剝斧砍都不怕，撞暈了就不撞啦。有什麼高人，能給我出一個好主意，死得又舒服，又落整屍首，又沒有這麼一個人。有了有了，莫若上吊吧，只要吊在樹上，再想摘套，胳膊也抬不起啦。賈明將心一橫，摸出來飛抓絨繩，尋找歪脖樹，找了半天也沒有，連一棵歪脖樹都找不著。「得啦，就這棵小樹吧。」一抖絨繩搭在樹枝之上，係好了套兒，自己拉了拉說道：「真結實，行啦。」面對小樹說道：「你就是我的孝子賢孫。」賈明死志一生，叫了一聲：「娘啊！見不著啦。爹呀！見不著啦。兄弟妹妹，永遠不能見了。黃三哥，你們死活，我還不知，我先走一步吧，咱們弟兄生也在一處，死也在一處，鬼門關上相逢見面吧。」賈明語至此淚如雨下，頸子向套裡一伸。